

中國古典詩詞精品賞讀

李白



長沙傳播出版社

ISBN 7-5085-0824-6



ISBN 7-5085-0824-6/1:67.

定價: 46.00 圓

中國古典詩詞精品賞讀

李白

汪艷菊 編著

長沙傳播出版社

編 著 汪艷菊
圖片編審 遲乃義
責任編輯 馮凌宇
繁體校對 智福和
裝幀設計 寧成春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中國古典詩詞精品賞讀叢書：李白 / 汪艷菊編著

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05.10

ISBN 7-5085-0824-6

I. 中...

II. 汪...

III. ①古典詩歌－文學欣賞－中國

②唐詩－文學欣賞

IV. I207.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5) 第 118859 號

出版發行 五洲傳播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蓮花池東路北小馬廠 6 號

郵政編碼 100038

網 址 <http://www.cicc.org.cn>

印 刷 北京華聯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開 本 720 × 965mm 16 開 9.75 印張

字 數 70 千字

定 價 46.00 圓

編者的話

中國在歷史上是一個“詩歌的國度”，古典詩詞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奇葩。早在三千年前，我們的祖先就創作出了以“詩三百”為代表的優秀詩篇；此後每個歷史年代，詩歌創作都結出豐碩的成果，其中不少名篇名句，膾炙人口，傳誦至今。這套“中國古典詩詞精品賞讀”書系，選取了歷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詩人、詞人的優秀作品，並加以詳盡通俗的譯註、評解，試圖由此將古代中國人創造的最可珍貴的文化瑰寶介紹給當代海內外讀者。

以“國風”為代表的《詩經》和以《離騷》為代表的楚辭，無論在思想內容還是在藝術手法上，都對中國後世詩壇產生了深遠影響。中國詩歌至唐代達到高峰，呈現出後人所稱譽的“盛唐氣象”和“少年精神”；而從李白、杜甫等詩人身上，從他們留下的詩歌中，不難看出“風”“騷”以來優秀傳統的回響。他們都有強烈的現實關懷，關注國家、社會、民衆等問題；而這種主題，往往是詩人通過自己的人生境遇和心靈歷程去感悟，通過描繪自然界山川萬物、人間世事民情來體現的。在唐詩的輝煌之後發展起來的宋代詩歌，成就也相當高，但最能表現此年代文學特殊成就的是詞。宋代優秀的詞家把這種長短句詩體運用到出神入化的地步，那或慷慨激昂、或委婉淒清的詞作，今天讀來仍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可以說，唐詩宋詞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具有神采的篇章。本書系首先介紹的八位詩人，唐代的李白、杜甫、王維、白居易、李商隱，宋代的蘇軾、李清照、辛棄疾，是中國詩歌史上耀眼的星座。

中國古典詩詞注重抒情、寫景，善於表現友情、親情、愛情、鄉情，以及其他各種複雜細微的個人情感。這形成中國詩歌又一個強大的傳統。在儒家思想影響下，中國詩歌幾乎從一開始就具有“發乎情，止乎禮義”的特點，情感的表達比較克制、內斂、含蓄，有別於西方的詩歌風格。與此同時，中國詩人們又強調“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善於通過各種藝術手法傳達言外之意，給讀者以無窮的回味、想像空間。古代詩詞中的優秀之作往往寫得深情婉轉，富於形象性和音樂性，誦讀這些詩詞，可以受到多層次的藝術感染和美的熏陶。古典詩詞還善於表現自然之美及人與自然的融合，古人常說“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本書系中的每首作品，都配以當代畫家根據詩詞意境繪製的中國畫。通過欣賞這些詩、畫，可以更深刻地領悟到中國古代藝術作品中的詩情畫意，品味其藝術之美。

除了“詩情畫意”的特色外，本書系以各位詩人、詞人單獨成冊，以更清楚地展示其不同的個性和藝術風格；各分冊包括詩人小傳與作品賞析兩部分。對每篇作品的賞析，又分為題解、句解、評解三個章節：題解交代創作背景；句解用現代語文對詩詞進行逐句意譯，對某些難懂的字詞作註釋；評解部分則提要鉤玄，對作品特色進行點評。我們的本意，首先是幫助讀者減少閱讀中的文字障礙，繼而是理解詩詞的思想內容、藝術特色和寫作技巧。

中國古代經典詩篇把漢語昇華到至美至純的境界，足以使每個中國人感到自豪。這些作品是聯接所有炎黃子孫思想、情感的文化紐帶，無論身在國內，還是身在海外，優秀的詩歌對讀者的感召力都是相通的。一個喜愛祖國傳統文化的人，可能會不斷地接觸和學習祖先的這些遺產。久而久之，這些優秀文化中的一部分會積澱下來，構成每個人頭腦中一道美麗的藝術長廊，不斷給人以教益、激勵和藝術享受。我們期望，本書系所介紹的詩詞名篇能夠成為這道藝術長廊的組成部分。

本書系所介紹的八位詩人，都各有很多傳世名篇，限於篇幅，書中每人祇選取了二三十首代表作品。限於編輯水平，書中會有種種不盡人意之處，敬請讀者朋友提出寶貴意見。

目 錄

- 9 李白簡介
- 15 峨眉山月歌
- 19 渡荆門送別
- 23 長干行
- 29 金陵酒肆留別
- 33 望廬山瀑布
- 37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 41 長相思
- 45 春夜洛城聞笛
- 49 將進酒
- 55 蜀道難
- 63 月下獨酌
- 67 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
- 71 行路難
- 75 夢遊天姥吟留別
- 83 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

- 87 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
- 95 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
- 101 獨坐敬亭山
- 105 秋浦歌
- 109 贈汪倫
- 113 早發白帝城
- 117 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
- 123 望天門山
- 127 靜夜思
- 131 春思
- 135 子夜吳歌
- 139 關山月
- 143 送友人
- 147 把酒問月
- 151 登金陵鳳凰臺



李白簡介

李白的詩，傳誦千古。他的家世和出生地，還是一個謎。

現在一般認為，李白生於唐長安元年（701），卒於寶應元年（762）。關於他的出生地，一說生於蜀中（今四川江油市青蓮鄉）；一說生於中亞碎葉（今吉爾吉斯斯坦境內）。儘管尚有爭論，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從五歲到二十五歲期間，一直生活在蜀中。說他的故鄉是四川，是沒有問題的。

李白的父親沒有做過官，可能是一個富商。李白從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他說：“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六甲”是計算年月日的六十甲子，也用於小孩識字。“百家”是諸子百家的各類雜書。從李白詩文中所引詞章典故來看，他讀的書的確是很多的。

在讀書之外，李白還學習劍術，大概水平還不錯。他的一位朋友魏萬曾說他“少任俠，手刃數人”。後來漫遊時，李白可能常常佩劍在身，同為“飲中八仙”之一的崔宗之就說他“袖有匕首劍”。

大約十八歲時，李白在家鄉附近的大匡山，跟隨一位名叫趙蕤的隱士讀書學習。趙著有《長短經》一書，主要論述王霸之道，研究帝王統治之術。在將近兩年的時間裏，李白與山林禽鳥相親，沒有下山進過城，後來他時而想過問政治，時而想隱退，多少受過趙蕤的影響。

二十歲時，李白出遊成都，上過峨眉山、青城山，到過川東一帶。巴山蜀水是他終生的記憶和財富，給了他創作的激情和靈感；故鄉的月亮同樣讓他念念不忘。這些都是他詩歌中很重要的意象。

李白的整個青年時期，正是唐王朝的全盛期，即歷史上所說的“開元盛世”。李白一生，對政治是有很大熱情的，但他沒有像大多數人那樣走科舉的道路，而是採取了另外一種也很時興的方式，即漫遊、干謁。在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同時，廣泛結交朋友，拜訪公卿名士，以提高聲望，求得仕進。

大約在二十五歲那年，李白離開蜀地，開始了漫遊生活。從此，他再也沒有回到家鄉。此後，但凡提到蜀地，他都有一種濃烈的故鄉情懷。到了晚年，他更是思念不已，就像他在《宣城見杜鵑花》中所流露的：“蜀國曾聞子規鳥，宣城還見杜鵑花。一叫一回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

李白由水路經巴渝，出三峽，遊歷了今湖北、湖南一帶楚國故地。而後繼續東遊，到達今江蘇南京、揚州，浙江紹興等地。他一路遊覽山川奇景，寫了不少好詩，大多自然清新，如童稚般脫俗與率真，可見其心懷之清朗，情感之激明。這一時期，吳越民歌的風韻，給了他新的創作營養。

初次遠遊的李白，意氣風發，廣事交遊，輕財好施，他後來說：“曩昔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

開元十五年（727），二十七歲的李白東遊歸來，至湖北安陸，入贅許府，妻子是唐高宗時的宰相許圜師的孫女。李白在這裏住了大約十年。這一時期，他在《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中，表達了自己的政治抱負與人生願望：“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然後與陶朱（范蠡）、留侯（張良）浮五湖，戲滄洲。”

開元十八年（730），李白初入長安，寄居在城外的終南山中，想走一條由布衣而至卿相的“終南捷徑”。他奔走於王公貴人之門，希望得到引薦，卻四處碰壁。因交友不慎，他曾和一批市井少年浪遊於長安。最後，李白不得不快快而去，沿黃河東下，先後漫遊了洛陽、太原等地。

李白在安陸呆的日子並不很多，他常常以詩酒會友，在遊襄陽（今湖北襄樊）時，結識了隱居在鹿門山中的孟浩然。更多時候，他四處遊歷，結交官員名流，時而上書自薦，時而贈詩抒懷，時而面見陳情，通過種種努力來展示自己的才情和政治抱負，但這一切的努力都沒見效。這一時期的生活，李白自稱為“酒隱安陸，蹉跎十年”，頗為恰當地概括了他的心境和處境。

十年漫遊，李白感到了從政的艱難，體會到人生道路的坎坷。他寫下了很多重要的作品，其中樂府歌行呈現出江潮汹涌之勢。在很多詩篇中，他顯得有些焦灼和煩悶，在對理想的憧憬中，伴有不安和茫然；在自信進取的豪情中，



鼓蕩着不平之氣。

大概在三十七八歲時，不知由於什麼原因，李白將家遷往山東。最常住的地方可能是任城（今山東濟寧）。由於許氏夫人病逝，李白在這裏與一位姓劉的婦人結了婚，後來又離異。在山東之初，他常與孔巢父等人相會於徂徠山，縱酒吟詩，人稱“竹溪六逸”。

李白曾自述“我家寄東魯”，寄了大約二十年。但他本人呆的時間不多，他是閒不住的，仍然到處去遊歷；所到之處，形諸吟詠，詩名遠播。

天寶元年（742），玄宗皇帝下詔，命李白入京。李白時年四十二歲，初聞徵召，喜出望外，他在《南陵別兒童入京》中說：“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在朝中任職的名士賀知章一見到他，就說其詩“可以泣鬼神”；又讀其《蜀道難》，呼為“謫仙人”。李白聲名更是大振。當時玄宗對他也頗欣賞，召見於金鑾殿，命待詔翰林。

李白風光了一陣子，自己也頗以為榮，他以為施展才能的機會來了。但他很快發現，所謂待詔翰林，實際上就是做個以文學詞章而備顧問的侍從，一個皇帝的高級清客而已。玄宗祇是讓他侍宴陪酒，寫些應酬歌頌文章，並沒有重用他的意思。這與他的理想可謂大相徑庭，於是漸漸流露出失望和厭倦情緒。他常和賀知章等人狂放縱酒，號稱“飲中八仙”。後來杜甫曾這樣說“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大概因為恃才傲物，李白得罪了一些權貴，遭到排擠和非議，漸漸被皇帝疏遠。

李白自知不為朝廷所容，就在天寶三載（743）春，上書請求“還山”，玄宗以其“非廊廟器”，賜了些錢，把他打發走了。李白臨行前後，賦詩多首，或怨憤不已，或惻愴難平；雖有訣別之辭，也有戀朝之情，其痛苦遠甚於初入長安離京之時。

在長安呆了兩年，李白置身於社會的最高層，經歷了由大喜而大悲的重大轉折，這不能不對他的心境與詩風產生重大影響。他先前作品中的亮色調已經有所減淡，開始變得鬱怒，顯得更為沉厚。他對現實的觀察，雖不能說已深刻，但至少已有些厚重與蒼勁。這一切預示了在以後的十年中，他風格的重大轉變。

告別帝都之後，李白重又踏上漫遊之路。途經洛陽時，認識了比他小十一歲的杜甫。後又與杜甫、高適一起暢遊梁、宋一帶。

從天寶三載到天寶十四載（755）安史之亂爆發，李白一直處於漂泊之中。這就是史料所說的“十載漫遊”，也就是李白自己所說的“一朝去京國，十載客梁園”。梁園即今河南開封。李白在這裏最後一次結了婚，其夫人宗氏は武后朝的宰相宗楚客的孫女。李白的子女仍居東魯。李白以這兩地為依託，但都沒有久住，他往南到過吳越，往北去過幽州，有不少地方，如金陵等地，則是舊地重遊。他的漫遊，一是求仙訪道，一是寄情山水，此外也是尋求為國効力的機會。

與第一次漫遊相比，李白這一時期的出世思想重了許多。他在離開京城的那一年，就在齊州（今山東濟南）入了道籍，還煉丹燒藥。但神仙不能解決他的問題，回東魯舊居後不久，他大病了一場，當是身心交瘁所致。道教對他而言，更多的是失意之中的精神寄託。在他心裏，隱與仕的矛盾時常交織着。

這一時期的李白，生活是窘困的，“歸來無產業，生事如飄蓬”；心情也很悲憤，“摧殘檻中虎，羈拽羈上鷹”，但始終沒有喪失他的樂觀和自信，也沒有放棄他的政治理想，他相信自己“才力猶可倚，不慚世上英”。他渴望有朝一日能夠重新得到朝廷的任用。

在漫遊當中，李白對社會現實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他對權奸擅權、朝政昏庸、國是日非深感憂慮和不安。表現在詩中，他已從基於一己的朦朧的焦躁不平，開始進入家國之憂的更開闊也較為沉厚的思索。

天寶十三載（754），李白在揚州與魏萬（後來改名魏顥）相識。為了尋訪李白，魏曾追尋數千里。李白似乎很欣賞他，將詩文交給魏萬，請他日後編集作序。魏萬考中進士後，將李白的詩文編成《李翰林集》，並撰寫了序言。可惜這個集子如今已不存，留下來的祇有魏萬的那篇序言。

天寶十四載（755）十一月，安史之亂爆發，戰火迅速蔓延及河北、河南。李白携宗氏夫人出逃南奔，開始往越中避難，不久即隱居於廬山。李白一路寫了許多詩篇，表達了對亂軍的痛恨，對國家和人民命運的擔憂。

天寶十五載（756），玄宗奔蜀。太子李亨於七月在靈武即帝位，是為肅宗，改年號為至德。同年，唐肅宗的弟弟永王李璘以抗敵為號召，率軍沿江東下，途經九江時，永王派人三次上山請李白入幕。李白出於報國立功的願望，想趁機實現平生大志，於是應邀，誰知不幸從此隨之而來。永王與肅宗發生矛盾，不久演變成為內戰，永王兵敗被殺。李白也因此獲罪，被捕入獄。時為



至德二年，李白在幕中不過一月有餘。

在獄中，李白多次寫信辯白，夫人宗氏也爲他多方奔走，總算暫時獲釋。但不久，李白以“從璘附逆”罪再度入獄，被判流放夜郎（今貴州桐梓）。

至德二年（757）十二月，李白從潯陽出發，沿長江而上。這時他已經是五十八歲的老人了，報國無門，反而獲罪，心情之悲苦可想而知。李白在途中苦熬了約一年，於肅宗乾元二年（759）春，行至四川奉節，朝廷因天旱而大赦天下，李白懷着“曠如鳥出籠”的喜悅，迫不及待地乘船東下。

李白東歸後，來往於宣城、金陵等地之間。這時他雖預感到政治理想不可能實現了，但仍密切地關注着時局的發展。上元二年（761）秋，大將李光弼率兵出征東南，李白當時正在金陵，準備參軍平叛。這時他已經六十一歲了。終因年老多病，不得不半途折回。詩人沉痛地慨嘆道：“天奪壯士心，長吁別吳京。”

寶應元年（762），李白到安徽投靠當塗縣令李陽冰。同年十一月，詩人在貧病交加中悲憤地與世長辭，享年六十二歲。死前有絕命詩《臨路歌》一首，自比大鵬凌空，中天摧折，但仍相信他激起的餘風足以流傳萬世。李白臨終前託付李陽冰將其詩文整理編集並作序。

也就是這一年，玄宗、肅宗相繼死去，新登基的代宗下詔任命李白爲左拾遺。然而此時李白已不在人世。除“李翰林”外，李白因此還有一個別稱“李拾遺”。

李白一生的最後幾年，窮愁潦倒，生活十分淒涼。因從政而遭流放，是他一生中遭受的最慘痛的打擊，也是他最痛苦的一個時期。他自己曾在流放途中說：“平生不下淚，於此泣無窮。”然而切莫以爲詩人的晚境祇是愁苦潦倒，至少他意氣並未隨不幸而衰竭。這一時期，是他五言大篇，尤其是“選體”五言創作最豐的時期。不僅篇製宏大，而且融入了他七古長篇的氣勢，或張揚軍威，或鳴冤呼屈，或請命自述，或紀行感懷，都似挾雷霆，似裹風雨，成爲詩歌史上的一種奇觀。這一時期，他的七絕更進入了爐火純青的化境，俊爽奇逸一如其前，同時寓精嚴於自在，信手拈來，功力尤深。

李白卒後，初葬龍山。元和十二年（817），也就是李白去世五十五年後，他好朋友范倫的兒子范傳正來到宣州，尋訪李白的後裔。李白的兩個女兒告訴范傳正，李白生前最喜愛謝朓常去的謝家青山，她們希望能把墓遷到那裏去。范傳正滿足了李白生前的心願，將墓由龍山東麓遷至青山之陽。龍

山、青山都在淮南，具體為何處，現在仍有爭議。范傳正撰寫了一篇《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的銘文，隨後他又重新收集李白遺稿，編成文集。遺憾的是，他編的文集以及魏萬編的《李翰林集》、李陽冰編的《草堂集》都沒能流傳至今。

李白的詩文現存者有詩九百多首，文六十餘篇。李白的詩歌是盛唐氣象的典型代表。詩人終其一生，都在以天真的赤子之心謳歌理想的人生，無論何時何地，總以滿腔熱情去擁抱整個世界，追求充分地行事、立功和享受，對一切美的事物都有敏銳的感受，把握現實而又不滿足於現實，投入生活的急流而又超越苦難的憂患，在高揚亢奮的精神狀態中去實現自身的價值。如果說，理想色彩是盛唐一代詩風的主要特徵，那麼，李白是以更富於展望的理想歌唱走在了時代的前沿。

李白的詩歌充滿熱烈的人生之戀，他的詩往往於曠放中洋溢着童真般的情趣。李白對大自然有着強烈的感受力，他善於把自己的個性融化到自然景物中去，使他筆下的山水丘壑也無不具有理想化的色彩。

明代的王世貞在《藝苑卮言》中說李白的詩歌“以氣為主，以自然為宗”。的確，在創作的過程中，詩人的感情往往如噴涌而出的洪流，不可遏止地滔滔奔瀉，其間裹挾着強大的力量。因此，在詩體的選擇上，他較少運用多有限制的律詩，而偏愛便於縱橫馳騁、隨意抒寫的以樂府體為主的古詩，尤其是七言歌行。而且，這一類詩體在李白那裏，比前人更為放縱自由。李白詩歌的語言風格，用他自己的詩句來說，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

李白是盛世的歌手。他的詩歌以蓬勃的浪漫氣質表現出無限生機，成為盛唐之音的傑出代表，從而出色地完成了初唐以來詩歌革新的歷史使命。李白和杜甫，把中國詩歌藝術推向頂峰，給後世留下了寶貴的遺產。正如韓愈所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

峨眉山月歌

峨眉山月半輪秋，
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發清溪向三峽，
思君不見下渝州。

題解

盛唐時代，很多詩人都有一段漫遊經歷。在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同時，他們廣泛結交朋友，拜訪公卿名士，以提高聲望，求得仕進。

唐開元十三年（725），李白二十五歲，他離開蜀地，開始了長期的漫遊生活。《峨眉山月歌》就是他初離蜀地時的作品。峨眉山離成都不遠，早在幾年前，李白就已遊過。他在《登峨眉山》一詩中說：“蜀國多仙山，峨眉邈難匹。”意思是說，蜀地仙山衆多，峨眉山渺邈綿遠，非其他山所能比。



峨眉山月歌 詩意圖 陳惠冠 繪



【句解】

峨眉山月半輪秋

出行途中的一個夜晚，詩人擡頭遠望峨眉山，祇見半輪秋月懸掛在明淨的夜空。月光靜靜地灑在山間，峨眉山彷彿已經入睡。在群山濃黑剪影的襯托下，夜空是那樣的明澈，月色是那樣的皎潔。月祇“半輪”，從月相上看，應是上弦或下弦月，時當農曆初七、初八或二十一二日前後。如果按正常語序，這一句應當是“半輪山月峨眉山”，但這樣既不合平仄，又太平常。把“半輪”與“秋”連在一起，有一種深遠的意境，彷彿帶着幾分涼意，有秋也殘缺之感，透出些許惆悵，然而又祇輕輕帶過，不見得沉重。

影入平羌江水流

詩人的目光從天上、山間回到身邊，祇見月亮的影子倒映在平羌江水中。一江清水，載着一輪明月，平緩而安靜地流動着。月光如水，水流月走，這是靜美的，卻又具有流動的神韻。我們知道，祇有觀者順流而下，才會看到影隨水流的妙景，所以此句還暗點秋夜行船之事。“平羌”，江水名，今四川省青衣江，流經峨眉山附近。

蘇軾在《送張嘉州》一詩中說：“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詩的前兩句就直接引自李白這首詩。蘇軾從小生活在峨眉山和青衣江附近，顯然，李白的《峨眉山月歌》勾起了他關於家鄉的記憶。因此，“謫仙此語”大概是他最能解了。

夜發清溪向三峽

在天上月光和水中月影的陪伴下，詩人從清溪驛乘船出發，向三峽順流而去。所謂“清溪”，即清溪驛，在青衣江上，今四川犍為縣峨眉山附近。據記載，杜甫、岑參、蘇軾、陸游等都到過清溪驛，並留下一些詩篇和遊踪佳話。

不知詩人此行是否孤身一人，我們祇看到，夜色蒙蒙，江水淙淙，一葉輕舟順流而下，這彷彿是一個無聲的世界，但並不孤寂。詩人似乎不是在遠行，而是在以一種詩意的心情欣賞這美景。

思君不見下渝州

詩人漸漸遠去，沿岸山重水複，月亮或隱或現，最後終於退出了他的視線。詩人充滿了對家鄉的惜別之情。他說：思念着你啊，卻見不到你，就這樣我順流而下到渝州（今重慶一帶）。在前行的途中，當然還會有月相